

類紙聞新爲認號掛准特政郵華中

章士釗律師受任民治評論社常年法律顧問  
事務所上海小沙渡路承裕  
郵三號電話三三六六七號

本刊外埠經售處  
河北大經路德聚書局  
太平路三四八號中央書局  
家坡地質調查所內何叔駿先生  
辦所  
北平周敬安先生  
天津費合作社  
天津總社  
法界光文書報社  
南開大學劉初之先生  
唐山國貨合作社  
北平國貨合作社  
天津法商大學消費合作社  
天津法商大學消費合作社  
長沙中國書報社  
南京  
華學書局  
華通書局  
北新書局  
新月書局  
祥泰書局  
蘇州國光社  
現代書局  
各賣  
報處均有代售

錄日期本

預備倭寇來侵之兩個緊急提議……龔德柏  
日購歐洲軍火怪哉美國不發言……記者  
責重則危——今之中政會常委……記者  
故宮古物疑案與遷地保存問題……德柏  
上海越界築路案之面面……小春  
恢復民族健康……鯁僧  
李董情變小感……徐梗生  
一週大事日誌……記者

示表正嚴刊本

(一) 主張：以宣揚民治爲宗旨。  
(二) 態度：不論黨內外正反面之議論，但不違背民治主旨者，概所容納；以符「天下爲公」之實。  
(三) 組織：係個人張羅友朋苦心力作之出版品；於時代流行之「背景」問題，儘無用擬議於本刊。

民治評論

蘇元培題

期六十第 卷一第

日七十月九年一廿國民

社論評治民

號七十八路州膠 海上

八七六一三 話電

行發六期星逢每

郵用價外角定年價十分零  
費。、。價五七五、售  
四國十郵郵一十角期半每  
元外足票費元期、年份三  
。連收代在四、全定二

## 預備倭寇來侵之兩個緊急提議

龔德柏

△希望政府遷移北平故宮博物院寶物……希望銀行界遷移上海總行現金……否則將皆資敵

當去年九一八事變之前數月，吾人即覺形勢嚴重，曾對政府當局加以警告，並對外交部長王正廷條陳應付之方，然王氏對於吾人之警告，視為過耳春風，對於吾人應付方法，亦視為毫無價值，終有東三省全部被佔之禍，吾人雖獲知言之名，然國事則因之不可收拾矣，其後王正廷雖被民衆毆破頭顱，然於國事固無絲毫之補救也，

當本年春淞滬將士與日本作殊死戰之際，吾人即覺熱河防務之重要，故在國難會議，曾提出充實熱河防務之議案，並經大會通過，使政府稍有謀國誠意，則熱河防務，早有充分佈置，何待日軍來攻，始張皇調兵遣將，以事應付，幸日軍被義勇軍牽制，未敢深入，（將來如何尙難斷定）否則熱河已爲東三省第二，吾人雖獲知言之名，而於國事亦無絲毫之補救也，

吾人追述往事，並非向國人演「丑表功」，不過證明當局者之毫無謀國誠意，坐使國事日趨敗壞，而其全副精神，惟在爭權奪利耳，惟吾人在國難會議對於政府之警告，尙有他種重要問題，現在雖尙未實現，將來總屬難免，然政府對於吾人之警告，亦不過視為過眼雲烟，毫未注意，現在機危日迫，吾人與其嚴守秘密，不使一般社會明知，曷若痛快向社會宣佈，使各自爲計，蓋政府若能注意此種危險，設法避免，則當然以保守秘密不在報紙宣佈爲上，

然政府既不注意，而吾人之計劃，又早被政府所召請之漢奸得悉，則此時痛快向社會宣佈，使當事人及早設法，或較有益，吾人所欲宣佈者爲何，即遷移上海各銀行準備金，及北平故宮博物院寶物是也，

日本決心承認僞國，已無異將國聯盟約，九國公約完全撕毀，其決心向世界挑戰，已可概見，中國即如何無出息不願開戰，然不能阻日本之來攻，此後日本作戰之目標，海軍對美，而陸軍則對華也，中國首先有被敵人佔領之危險者，北則北平，南則上海，蓋北平爲中國北部軍事之策源地，上海則爲中國全國經濟之策源地，日本非佔領之，不能制中國之死命也，然此等地方即被敵人佔領，將來總可奪回，固無悲觀之必要，惟不能奪回者，則爲能移動之寶物及金錢耳，蓋北平故宮博物院之寶物，爲中國數千年文明之結晶，其價值可敵中國，雖多年來喪失不少，然其大部分則尙存在，一旦開戰，日本必以全力攻佔北平，（現在事實上已被日軍佔據）萬一華軍失利，有放棄該地之必要時，日軍入城，首先搬運回日者，即此等寶物，試觀瀋陽被日軍佔領後，而文溯閣所存之四庫全書即被搬運回日，即可知吾人所慮者，並非杞憂，蓋日本完全爲國際間之海盜，（英報之言）只須有利可圖，絕無顧及國格之理也，中國政府必乘此未開戰前，將此等寶物全部運往

西安保存，不特可使此等寶物無被盜被燬之危險，且可減少敵人之覬覦，蓋敵人之欲佔領北平，除軍略外，而此等寶物亦為其目的物之一故也，至於現在故宮當局建築新式堅固庫房，將寶物存儲其中，雖可避敵機之投彈，不能免該地被佔後敵人之搬運，至於在該地陷落前臨時搬運。恐屬可言而不可行，故以先搬運為上，此吾人欲請政府及社會注意者一也。

上海為中國經濟中心，各大銀行大概皆設總行於此，其準備金亦十九存儲於此，平日特租界為護符，自以為安全，然一旦日本與世界宣戰，而首先被佔者當為上海之租界，蓋此次戰事，敵人之目標當然為英美兩國，至少亦為美國，敵人既以破釜沉舟之決心與世界開戰，則凡可以達到目的之手段，一切在所不辭，觀歐戰時德國之行爲，即可知其大概，上海既有七八萬萬元以上之現金，足供敵人數月之戰費，又可不要費吹灰之力而佔領之，則敵人對此絕對不生顧忌之心，蓋生死關頭，實不容其顧忌也，即令彼時英法兩國宣告中立，敵人亦必不因此中止其計劃，蓋日本既決心與世界為敵，英法之中立，不過暫時的，終有參加戰爭之一日，若待各銀行將現金遷去後，英法再行宣戰，敵人所受打擊甚大，故必不顧一切，先下手佔領上海，獲得巨額之現金，以供其軍資之用，敵人雖不能戰勝，然可多支持數個月則無疑義，故中國各銀行，應乘未開戰之前，將上海之現金移往內地安全之處，一旦開戰，方不致借賊兵而竇盜糧，若尙因循自誤，則一旦開戰，雖欲遷移，而長江已被封鎖，已不能達到安全之地，而况敵人可先佔領上海，然後開戰乎，（日本從來係先戰後宣，中日俄

日諸役皆然）此吾人欲請政府及社會注意者二也。

以上二者，在神經遲鈍者視之，將指吾人為杞人憂天，然在吾人視之，則斷其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之可能性，蓋日本人之行動，決不可以常理測，惟王正廷張學良以常理測日本，故有九一八之慘變，而王張二人皆為其犧牲，而中國及世界亦受其巨禍，若中國人此後尙欲以常理測日本，則其報酬，必為國破家亡（現金皆被敵人劫去是家亡也，敵人獲得軍資金是國破也）無疑，故吾人甯願作曲突徒薪之謀，不願作焦頭爛額之客，希望國人特別注意，若仍視吾言為杞憂，他日不幸而吾言又中，則國家受害之程度，將非數字所能計算，當局之肉，豈足食乎。

編者按——平津及上海在尙未有敵人大擾亂之時，尤其最近有吉明來華方大談其鷓鴣的親善論之頃，讀者對於龔君此文所提出之兩個緊急動議，不免驟以為神經過敏之談，或且為聳人聽聞搖惑人心之論。如是云云，誠乃普通人「不知不覺」者之恆見，宜其以常理測日本而否認其為「國際海盜」真面目。關於本文提案之前者，龔君另有「故宮古物疑案與遷地保存問題」發表見後，余不復贅詞；其於後者，若果出自銀行家或大商家之口，徒認爲杞人之憂者則休矣！蓋彼等雖不過其自身或國家財政代管人，立於資本階級之一面，然他一面即中國國脈之所繫，因上海既為全國金融集匯之地，一有動搖，勢必立即波及中國全土，此際倘果不會如本文所警告者，其險象尙堪問耶？故與其失之神經遲鈍而不及防，毋甯失之銳敏而先事預防，而綢繆未雨。此固作者之一番苦心，原不第謀慮深遠已耳。

抑余尙有因本文而引起一種理想的追求者：上海各銀行之準備金庫或堆棧或鈔票存放處等，逆料敵人已有精密之調查，其馬路門牌及各該處所內部之方向，門戶曲折層次高下等等，殆皆已有細圖可按，一旦登自彼開，立可出以最敏捷之手段，分派官兵依其圖案一一佔據，復於三數小時之內抄劫裝運兵艦以去。當其發動之前一刻，彼且預以通告照會註滬各國領事及租界當局謂藉以解決中國作戰能力，不得不出以擾亂中國金融之緊急處置，而於各外商則不惟不敢絲毫擾及，且求其諒解照常營業；即各外僑有與各該被處置之銀行公司等原來之存款或債權關係，事後報明查出，決當照數賠償，不使稍有連累；倘仍不得各外領之滿意，彼且不辭道歉陪罪以求了。試思此際各外僑之意態為何如乎？（一）則以

發動之敏捷，處置時間之短促，雖侵入租界而已不及防，防而不及備，甚或出以抗戰而衆寡懸殊，彼但求其目的之達到，決不顧忌小糾紛，以待事後之委婉了結；（二）各外僑並未感覺當時之如何擾攘，切身利害淺；（三）縱稍受影響，依然可得到賠償或且可得到例外的利益；（四）事後之道歉陪罪已可感覺圓滿，何苦爲中國仗義而將此遠東虎鬚！如是中國國力——庫藏盡去，民力愈艱，全國金融既極一時之擾攘，雖欲招兵買馬，其何以爲計？而況匪共乘其前，失業工人驅於後，斯時雖有萬能政府，亦莫能自策以策國！思之重思之，其險象更堪問耶？余故甯與龔君同情，不辭神經過敏之譏，而不願吾言之有中於萬一也！（九、九）

## 日購歐洲軍火怪哉美國不發言！

記者

日昨報載：

一日本向英國軍用工廠訂購大批軍械軍火等：海軍用之水雷及步槍四十萬支。據英海軍業者所稱，今年四五月間，由英國載軍火運日本之船有五十餘隻；奧國亦受日軍訂購機關鎗；福瓦飛機廠亦受訂造飛機甚多，日夜忙碌；斯古達所造毒氣彈及手榴彈，均經德國漢堡運日云。

（按右記事實距今四閱月，乃傳其消息來；原因不外一則具有秘密性，一則我方於國際消息從來不靈敏。）

日本向爲軍火輸出國，我國外來之軍用品從來以日製佔最多數，顧何以彼乃轉向歐洲訂購，且若是其鉅量耶？按其訂購之始，適當一八二八滬戰之後，其軍火之損失於是役及東北義勇軍之手者，雖大抵可觀，然彼不會作戰者近二十年，平日積貯軍庫，取之不盡，方感無用武殺人之地，以消耗其一部；即今日夜增工，趕速製造，以之對我作戰，除不言血肉比較外，當綽有餘裕；然仍不厭大批購自歐洲者，可知不單爲應付我國已耳！以言國防上消極的儲備，更屬不類。

日人嘗自號於世曰：「征服中國，然後征服世界。」

歐洲諸國或遠不及聞，或聞之視同調，或則以為期尚早，感覺不切，故不辭招徠此遠東大願主，權任其殘殺於東方！自英德奧三國之本身言之，原亦無足怪；獨不解美洲之主人翁，與跨歐亞大陸之蘇俄俱不發一言！然而蘇俄正在埋頭計劃其第二次五年之工作，暫不干與外事，且方與日協定諒解，亦猶可說；惟美國者，素常於歐洲有關世界之重大事件，尤其關係於軍縮問題者，每喜發為正大之議論，歐洲各大國亦往往重視美國之言動，有時且惟馬首是瞻。今日日本自身之不遵軍縮條件，則亦已矣；而遠購自歐洲，又為非常之數量，縱不必對日方抗議；若供給軍火之英德奧三國者，則非不可以勸告阻止也；蓋在平時軍火雖亦商品之一，原可自由買賣，然在歐洲方努力避免二次世

界大戰之今日，又值軍縮會議之繼續期中，居然發現此種矛盾措置，豈其心目中之「世界」，但謂西半球之一面耶？是此番美國之緘默，從謀人類和平之正義言，從美國自身之利害關係言，皆所不應爾。今日日本之所目為敵對而且常出以挑釁行動者，固非僅其西鄰中國之一弱，同時又為其東鄰美國之一強，中國之不利，亦豈美國之所利？此為世所周知者，不觀最近大阪神戶間日本海陸空軍之大操演乎；其假想之敵，不曰美國太平洋艦隊乎？所購自歐洲「海軍用之水雷」及飛機等，非即以對付此太平洋艦隊者乎？美國自身之感覺，應較吾人尤切；乃卒不見發出一勸告書與歐洲，並不見有一語之批評披露於報章，是誠令人不解矣！（九、九、）

## 責重則危——今之中政會常委

記者

今日（九、十一）申報載：

「汪精衛以中政會三常委，除蔣在前方督率剿匪，胡在港寓不聞政事外，本人又因患恙，在滬就醫，致政治中樞，幾失其策動效力，上次例會因無人主席，已致流會，於心殊覺不安，並以中政會握政治重心，既未可長此停頓，然以一人常任主席，事實上亦殊感困難，在過去蔣任政會主席期內，當出外治軍，不暇兼顧時，曾另行委託一中委代

理主席，以作臨時救濟辦法，故於今日電達中央，請援向例，在本人

離京就醫期間，另推委員一人暫代主席之職，俾中央政治之推行，得免阻礙，」云云。

中政會握政治重心，為實際之國權發動及統一機關，其常委三人蔣汪胡實言之，合而為現時之中國大總統；為吾民四萬萬五千萬人之皇帝（引先總理語），其在國內承平之時，紛繁之政務，已有行政院辦理一切，中政會

固無如何之責任，一當外患迭乘，國亡無日之候，應付差之卷厘，結局謬以千里，此際責任之重，自是唯一無二。

往時權力一循名位之高，而高其附麗，故曰「位高則危」；迄政治方式進化後之今日，位高已不必危，或且得安而閒；若乃重資所寄之地位，則真為危險。人情固趨安而避危者，非確有偉大如墨索里尼其人，孰肯嘗試其危險？此今日中政會之三常委，殆無一不欲擺脫其責任也。

中政會機關之設置，初不自今日始。今日以前，蔣胡汪三氏者，亦非

不會肩承其責任，而何以該會至今乃有此零落現象？則今日者國難之焦點：東北問題之結論，眼見國聯大會終必交由中日兩國自覓途徑以解決（本刊第十五期「究何所望於國聯？」一文已精闢論之）。此直接交涉者，又無論國民自始即激烈反對，政府縱悍然不顧而與日使有吉明談判開始；然觀於日陸相荒木答我使蔣作賓之言曰：「滿洲問題為過去之問題」，「中國須應忘却過去之滿洲上海事件」，則是「有吉所攜來交涉之目的物，非東北事件而為其他之中日懸案，不問可知。我之急，彼之緩，甚乃左顧言他題旨倒置，直令我啼笑皆非！然則此劇正應小丑扮演於戲院，而謂國際玷壇之交涉云乎哉？」

外求解決中日交涉之難題，內免舉國國民之唾罵，此情此境，自有國民政府以來，未嘗遭遇。身居積弱之中國實際責任者，雖不辭鞠躬盡瘁，擇取最近便之一途以赴，然而不有軍事當局之策動，甯為玉碎之決心，則無以展開一條新生路，即終無補於領土主權之挽救，斯其責之重位之危，又孰有甚於今日者！乃三常委中之胡

漢民氏既早以其個人關係逍遙乎香港，蔣中正氏又方以積極剿匪為辭，未可輕易回京，無形中此項苦難担負之責任遂落於汪兆銘氏之一身。汪氏非

### 故宮古物疑案與遷地保存問題

龔德柏

從前保管古物者其家多古物……洪業等反對遷移古物之用意何在？……抵押之說當係敵人所造以淆惑國人觀聽落其奸計……以便將來完全劫奪而去……洪業等尚以「未必」二字希冀敵之不殘暴可謂神經錯亂……保存古物應速遷往西安由當地選出鄉間農民任負其責

近來關於北平故宮博物院寶物事，傳言紛紛，有謂監守自盜者，有謂負保管責任者私行拍賣者，並經北平及河北省當局，於開會時，向代表故宮博物院出席之于某提出質問，于某雖有答覆，其中內幕如何，閱者自能心領神會，不待吾人贅述，而負責保管古物之某氏，日前來京，向友人談話，謂張學良方面，擬將該項古物拍賣，故造為監守自盜，或私行拍賣之風說，使此言而果係事實，則不必偷名義之談話，交報紙披露，以求國人之公判，然既不能公開，則吾人對其

不巧於自處者，宜乎其稱病「就醫」之又開始，而主張推一中委代理主席欲卸卸責以去也。然而國事愈不堪問矣！  
(九，十一)

談話之真實性，不能不深懷疑竇，而最使人注意者，則為九月二日天津大公報所載洪業，陳寅恪，顧頡剛，吳其昌等致林蔣汪張（繼）反對將古物遷移抵押之長函，該函極盡恫嚇誣賴之能事，一則曰賣國市僧，再則曰國賊陰謀，一若主張抵押或遷移者，皆為賣國市僧或國賊也，以為以此種惡名加諸他人，則遷移或抵押之計劃，自無人敢於主持，而故宮古物可以永留北平矣，吾人為主張遷移西安保存之一人，對於此種以惡名相恫嚇之事，不能不為一言，

民國十三年冬，馮玉祥倒戈回北

平，實行「狄克推多」政治，而第一大政，即將溥儀驅逐出故宮，吾人時亦在平辦報，對此深懷疑慮，以為溥儀身居故宮，雖屬於觀瞻有礙，然將其驅逐出宮，無異打草驚蛇，設日本將其羅致，將來確之在滿蒙獨立，則滿蒙非我有也，故吾人以為不驅逐溥儀則已，苟欲驅逐溥儀，則當有較驅逐更進一步之辦法，以除後患，以馮玉祥之毒辣，何以如此不澈底，以留後患，其後事實之證明，乃知馮玉祥之意，不在溥儀，而另有所在，自溥儀出宮後，古物失亡者若干，以假易真者若干，吾人雖不能知其確數，然而負保管之責者，則其私宅中古物壘壘，其本人已自己承認之，即本年滬戰停止後，京滬平津報紙忽有一段最引人注意之記載，大致謂故宮古物保管人某氏，在江灣有一私宅，宅內藏有某種某種寶物，價值數十萬元，此次悉燬於兵火云云，此種記載，於某氏名譽有極大之妨害，蓋某氏素為窮書生，一旦保管古物，即江灣一私宅中，已有數十萬元之古物，則北平私宅中，當更較多，實足使國民懷疑某氏之人格，以為某氏必否認此種記載

也，然事竟有大謬不然也，其後記者與本京民生報社長成舍我君談及此事，據成君云，此項記載，係某氏自己送登各報，民生報未予登載，反招某氏之抗議云云，於此足證某氏江灣私宅中確有此許多古物，則保管古物之事是否有利，於此可見一斑，使記者而有偷盜古物之卑劣心理，且亦廁身名流，則記者當亦反對古物之遷移或抵押以冀將來有負責保管之機會，否則當此強寇壓境，北平二十四小時內即可拱手讓敵之今日，（實則寇兵已有數百人駐北平，一小時內即可佔領故宮）除主張遷移外，實不能附和所謂「教授」「聞人」將數千年古物，充敵人之戰利品也。

洪業等致林汪等函，指此次遷移古物，即為抵押之一種手段，罵辦理抵押者為「流氓」，為「勾結帝國主義」，為「賣國市儈」，為「國賊陰謀」，天下極惡之名詞，皆已使用殆盡，使政府果有抵押之意，或正在進行抵押，在某種情形之下，亦未嘗不可罵，然而洪業等不過藉抵押即「賣國」之罪名，以恫嚇政府，使其不敢遷移耳，故洪等向政府所提出之條件，第一項「明令故宮古物不得遷移……」，第

二項為「努力從速籌劃在遷移政策以外之種種妥善保全方法」，試問該項古物既在北平，即令如何妥善保全，如建築堅固新式庫房之類，雖能免去敵人飛機炸彈之炸燬，設一旦北平不守，能保敵人不運送回國乎？英法聯軍及八國聯軍所運去之古物，至今仍為中國所有乎？瀋陽所藏之四庫全書，非中國無價之寶乎？然全部被日軍運送回國，未聞世界各國對此表一言之抗議，中國人除嘆惜外，更有何法？將來北平不守，則故宮之古物與瀋陽之四庫全書，當同一命運，試問洪業等將何法以阻止敵軍之運送古物回國？再退一步言之，即令中國力量能守北平，然在軍路上言之，是否應守，尚係疑問，蓋此次中日之決戰，民族之存亡所關，應使敵人戰線愈長愈妙，中國與敵人在津沽大平原決戰，反使敵人勢力得以集中，故放棄北平，引敵深入，使其運動不靈，首尾不顧，個個予以擊破，實為必要，故在兵路上言之，死守北平，實屬有害無利，在兵路上應放棄之地，而將數千年古物保存其間，作此主張者，非患神經病，即另有作用，在洪業等之

意，或以遷入東交民巷，即可安全，而不知敵人實係「國際間之海盜」，利之所在，一切無恥行爲，毫不顧忌，向東交民巷劫奪古物，及向上海租界劫奪銀行基金，實爲絕對必發生之事實，洪業等之計劃，無異借盜兵而齧盜糧，蓋敵人已視此等古物爲其戰利品，恐中國一旦遷移，敵人計劃將完全破壞，故造爲中國政府將抵押之說，以聳中國人之觀聽，促其反對，或間接運動其反對，以落其奸計，此種推測，未必非真理所在，則洪業等之反對遷移，即令出於愛護古物之純潔心理，而其結果，則無異爲敵人作說客也，然則洪業等反對遷移之主張，豈能贊同耶？

洪業等致林汪等函中有云，「且故宮古物最足爲我中華民族數千年文明之代表……敵雖狂妄，未必甘冒全世界之大不韙，而加以毀壞，」洪業等雖善措辭，雖極欲使古物永留北平，然仍不敢必敵人之不毀壞，故以「未必」二字，輕描淡寫說過，目前既可以自圓其說，即令將來被敵人毀壞，甚至被敵人全部劫奪而去，亦可以只云「未必」，並未下確定斷語

，以卸其見事不明之責任，其計誠工，真不愧爲「教授」爲「聞人」也，然吾人所欲問者，上海非通商大埠且爲全世界人士所注視者乎？聞北江灣非上海市之一部分且全無武裝者乎？然一旦敵人不宣而戰，不崇朝而聞北江灣數十方里內之商店民房盡成灰燼，此種行爲，豈常識所能測乎？豈國際法所容許乎？世界各國曾有向敵人抗議者乎？不特各國政府未聞向敵人抗議，即素來「專賣」正義人道之宗教家，亦未聞有所責難，則世界對殘暴行爲之制裁力如何，於此可見一斑，然淞滬之役，敵人係不宣而戰，對世界稱之爲小衝突者，其殘暴程度尙且如此，此後敵人以世界爲敵，傾國命以圖一逞，則必要之前，何事不可爲，德意志在歐洲大戰時之行爲，想所謂「教授」「聞人」當亦略識一二，而敵人則爲德意志之出藍弟子，對於乃師行爲，素所稱贊，自九一八以來，每日行爲，皆可證明其視條約及國際法爲破紙，乃洪業者竟以「未必」二字，冀希敵人之不甘冒全世界之大不韙，而不知敵人之「甘冒」者，已不下數十百次矣，若在去年九一八以前，有

人作此推測，尙可名之曰認識不足，乃在敵人殘暴行爲行之數十百次後，以所謂「教授」「聞人」，尙作「未必」之推測，誠不知所謂「教授」「聞人」，對此一年來敵人之行爲，作何解釋？豈以東三省應該佔領乎？中國人民應該格殺勿論乎？聞北江灣吳淞等地應該燒燬無餘乎？商務印書館所存之古版書籍，其在中國文明上之價值，或遠在故宮古物之上，一旦完全燬於敵人炸彈，所謂「教授」「聞人」認爲應該乎？故吾以爲洪業等四人之長函，非神經錯亂時所書，則必爲極高貴之外物所誘惑，否則決不作此荒謬絕倫之主張也，

洪業等函中又云，「……縱云抵抗，亦何異貨祖宗之墳墓以與鄰人認，非不當認也，如此，認雖勝其如有餘辱何……」洪業等所謂鄰人，係不共戴天之鄰人，係勢不兩立之鄰人，若吾人有能使此鄰人絕滅之方法，雖「貨其祖宗墳墓」，亦復何傷；而爲之祖宗者，當亦含笑地下，蓋不貨其祖宗之墳墓，認不得直，不特其子孫將被敵人殲滅無遺，使其絕後，而其墳墓仍將被敵人挖掘，暴骨於外，供



億萬人觀覽，以誇其殲滅其鄰人之功勞，使洪業等處此境遇，貨其祖宗之墳墓乎？抑任其鄰人殲殺其自身，及其子孫，挖掘其祖宗墳墓，並暴其殘骨乎？苟稍有理性，當能為適當之選擇也，今日中日之爭鬪，不特國家之存亡所關，實民族之存亡所關，若中國因抵押古物而得抵抗之資料，則抵押可也，毫不其躊躇，蓋一旦北平失陷，所有一切古物，皆將充敵人之戰利品，敵人運之回國，陳列於博物館中，或陳列於戰利品陳列所中，註明係由中國戰勝所得，試問此事為中國之光榮乎？抑為恥辱乎？吾人曾遊歷東京九段坂上之靖國神社（即日本供奉為國捐驅諸人之所）見中日戰爭中為日本所劫奪之各種物品，氣憤欲死，不謂洪業等尚欲益之以多數古物，供其誇耀世界，不知是何居心！反之，此時吾人即將古物抵押於外國，將來總有贖回之日，即云不能，則供外人在家中陳列，或在博物館陳列，於中國文明並無損失，於中國體面亦無傷害，孰與充敵人之戰利品遺棄千萬世乎？再進一步言之，假定中國因愛惜古物，不能得抵抗之資料，若國

家滅亡，或北部數省被敵人佔領，此等古物，即令仍存北平故宮中，試問此等古物為中國所有乎？為敵人所有乎？朝鮮王宮中非全無古物也，至今仍為朝鮮人所有乎？瀋陽廢宮及東三省各私人家中，亦非全無古物也，現在仍可視為中國人所有乎？古云，皮之不存，毛將焉傅，蓋必有國家，而後有古物，若國家滅亡，古物亦隨滅吾國者而俱去，此一定不易之理，今洪業等之主張，是國可滅，種可絕，惟此等古物非保存不可，抑何本末倒

### 上海越界築路案之面面

上海之越界築路問題，久懸未決。自市政府發動收回，一年餘來與工部局協商至四十餘次，已粗有成議，一俟工部局總董費信惇由檀香山回滬，暫行協定，即可舉行簽字矣。各國僑民對此亦均無反對表示；乃獨日僑一方面屢向該國政府請願要求強硬反對！近自其駐華公使有吉來滬，該日僑各團體代表益復大舉活動，宣傳越界築路協定如果實施，則日僑將失却治外法權，以登有吉。小事擴大，無中生有，固日人之慣技。聞有吉表示

置之甚也！

最後吾人認洪業等之長函中，亦有一點之意義可採，即其辦法第三項「允許全國合法團體隨時有調查寶存古物之權」此項提議，其意雖佳，然吾人尚須加以修改，即與其許合法團體任監查之責，無甯從西安鄉村中由農公民選公平正直者數百人任保管之責，較為可靠，蓋有知識者，多利慾薰心之徒，而從前之偷盜古物，皆係「名流」「聞人」，故甯可信任「不失赤子之心」之鄉間農民也。（九，八）

小春

，僅謂外務省方面現正調查該項協定內容。而昨日（九，八）日文報又載有越界築路之警權，未能讓與中國管理之說，並宣稱在滬其各國僑民對此亦表同情云云。夜長夢多，日後究如何簽定，事關吾國主權，吾市民民反無如何表示，至堪怪異也。茲將各方面對本案不同之觀察，分述如次：

（一）市政府方面 查上海越界築路之開始，遠在一八六二年，迄今所佔面積，竟至七千九百二十三英畝，在此攸久之時間，與顯明之事實下

，我國當局，不能制止工部局無理侵略之原因，約有二端：一由於內顧之不暇，二由於官吏之昏庸。直至孫傳芳時代，始有注意於此項事態之發展，有所謂市政會議之設置，然攷其實際，只爲消極之抵制，非積極之收回也。迨國民政府奠都南京，上海市政府奉命成立，當局者之腦海中，始有國家主權之觀念，於是越界築路上警權之爭奪，公用事業之取締，先後造成一種畸形狀態，而一般界內居民，與其謂爲有雙重警力之保障，毋寧謂爲一無警權之維護，蓋雙方雖同有警察站崗，探員巡邏，而互相牽制，各不能表現其絕大之權威！

於此爭持中，所恃爲唯一之機會者，日人而已。北區與西區一帶，公安局與巡捕房之外，日本之海軍陸戰隊，左右馳突，無所顧忌，有時且結隊遊行，非法檢查，使附近居民，備受蹂躪，絕無法律之保障；此次上海之役，尤有顯著之事實。上海市政府，既負有保護上海市民之職責，觀此慘狀，對於越界築路之收回，自宜益堅其決心也。

且市政府之於越界築路，祇有警

衛之義務，而無應得之權利，於本身財政方面，實一重大問題。查工部局在越界築路之稅收，據一九三一年之調查，惟房租一項，已達三十二萬五千六百十二兩，若合計車捐營業捐及其他雜捐，當在二百萬元左右。目前市政府權力所及之處，聞北全燬，南市衰頹，其他各區，一時亦難恢復原狀，稅收當然銳減，而於全市財政，尤見艱迫，一旦市政府能得越界築路全部收入，不無小補。然亦惟其如是，利之所在，市政府欲得之，工部局欲保之，最後出以妥協之形式，不於根本上着眼，或亦意中事也。

(二)工部局方面 工部局越界築路之最大動機，無非在伸張勢力，以爲租界本身之保障，第其事實與願望，恰屬相反，凡越界築路所成之區域，日本之勢力，即隨之而堅實，軍隊與僑民，橫行於全部越界築路，使工部局數十年來經營之結果，完全爲日人受用，此工部局之隱痛，而不足爲外人道者。

一九三一年，工部局顧問費唐之上海公共租界之調查報告，對於越界築路之見解，提出甲乙兩種解決辦法

。甲種辦法，爲暫時性質，大意謂由上海市市長，授以工部局所需要之委託權力，統治越界築路地面上之一切案件，而將界內捐稅所得之百分之幾，歸納於市政府。乙種辦法，則較爲永久，其意見應設立一種新市政機關，以處理越界築路之一切行政，其新機關人選之產生，則分爲下列三種：

甲、上海市市長所委派者；

乙、公共租界工部局所委派者；

丙、有關係各地面內之中外居民及業主代表。

其關於各項行政之設施，以華人爲主體，外人爲扶助，此可知工部局在未交涉之前，其原有態度爲何如也。

工部局既以費唐之調查報告意見書，爲開拓其租界之未來生命者，則對於越界築路交涉之方針，似有其成見。此次雙方交涉，其內容如何，雖未發表，而觀於目前之秘密態度，或將含容費唐之妥協主張。蓋工部局在越界築路上之財產，單以地價估計，已在四百萬元以上，其他外人之私有財產，其數量更不在少，苟非有條件的相當保障，決不致有如此良好之現象。然而我人可得而知者，工部局之

所以有此斷然態度，願與市政府誠意交涉者，實由於歷年日本駐滬軍事當局，屢次脅迫所致。加之一二八之役，日本軍隊，竟以越界築路為作戰之根據地，北區西區，盡為日本軍事之勢力範圍，對於中西僑民之生命財產，工部局雖曾徵收捐稅，而未能盡其保護之責，此非但受中西僑民之指摘，即在其本身，亦自覺其權力之被人摧毀，無由表示其有控制界內之力量也。

(二)日僑方面 越界築路內所居住全體外人之總數為九、五〇六人，而日人為五、六九〇人，超出全體外人十分之五以上，因此日僑對於越界築路行政權之轉移，恰與東北之所謂牛命腺，同一重視。而彼等從未思及工部局之開闢越界築路，乃以發展工部局之權利為前提，更未思及在此利益均霑的原則之下，不容為某一強國之所獨占者。彼等竟以虹口為日本租界之預想，獨斷獨行，不許工部局有顧問之權，甚至在意態相反的狀態之下，而造成對峙之形勢，亦所不惜。

最近日僑之公然反對工部局交回

越界築路，表面上固為對我而發，實際上乃為對工部局不合作之表示。緣日軍左右越界築路，自以為有特殊之權力，此種特殊權力之造成，由於日僑自身努力之結果，今工部局不顧日僑之旨，直欲交回越界築路之一切行政權，則非但日僑之所謂特殊權力，行將根本剷除，即將來日軍搗亂上海之根據地，亦將隨之而俱去。是而可忍，孰不可忍，此日僑公然反對之由來也。

初日僑之意，以為工部局交回越界之最後決定權必屬之於駐滬領事團，能得日領之奔走，分別說明利害，打銷交回之意，誠屬輕而易舉、豈知各國領事，早已洞燭其奸，以為工部局有此權限決定，不願問計於日；日人見計不售，羣起囂張，肆意阻撓，

### 恢復民族健康

本月六日時事新報長沙通訊載湘主席何健，通令各縣，定十月一日，舉行第二屆全省國術比試，並分別給獎，以示鼓勵，刻正在積極籌備中云。何氏自九一八事件發生，為對日主戰之人，一二八後並請分湘軍一師

固其所也。

(四)市民方面 自收回越界築路之消息，登載於報紙，除日僑外，其他各國市民，曾無相當之表示，即吾國滬上居民，對於此項交涉，亦未表示其任何態度。緣此項交涉，市政府與工部局之間，始終誠意合作，關於「收回」之原則，當不致有何問題。所可注意者，將來條件之內容，是否有所損於主權耳。苟如費唐之報告，為交涉之根本原則，雖將其內容有若干修改，其為不澈底之解決，當為我所不樂聞也。然內容如何，今猶未明，且日僑洵洵，工部局尚不加以致慮，吾人何苦而為此狂犬之對手。由此吾華籍居民，在此狀態之下，反取沉默態度，實亦有其原因在也。

(九、九)

鯁借

援滬未准，六月軍委會委員長蔣介石氏膺豫鄂贛剿匪總司令，召集五省軍政長官舉行清剿會議於廬山，對氏清鄉辦法，特表嘉許，電令鄂贛皖豫省府及剿匪部隊，一仿湘省辦法，為其管理，氏之實事求是之情致，概可想

像。茲於提倡國術，文令皇皇，當亦必能見其所大，輒申數義，用告邦人，且爲何氏勗焉。

中國民族早衰之象，至今而極。

以生理學言之，健全之精神

，寓於健全之身體。故民族

精神之張弛，實與國脈息息

相關。我國自昔，於民族體

力之培養，不一其端，六藝

之目，射御與禮樂書數並爲

周官保民之教科，爾後專制

帝王，設科取士，經藝既爲

進身之階，優柔遂成儒者之

體。(註一)青燈黃卷，兀

兀窮年，一旦擢登高科，名

列仕版，青雲直上，衣錦還

鄉，親戚畏懼，門楣生光，

扇虛榮之風，而助文弱之氣

。濡染既深，頹風斯長。其

在士流，則未弱冠而傷老大

，對秋風而思零落，處境稍

壞，則痛哭流淚，而與懷才

莫遇之思；意氣既申，則又躊躇滿志

，而爲故步自封之限。孔子曰，「後

生可畏，四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

足畏也已，」夫四十五而後，可畏

之處正多，其在滇西，古稀之年，活躍於社會或軍政舞臺者，殆爲普遍之現象。而德之興登堡氏，且以八旬高齡，逐鹿於總統之選場，坐使世界政

較遠西民族之晚歲，長此以降，不能振奮，勝負之數，詎待人之船堅砲利，瓜分豆剖，而後判之哉。徵之西乘，自北方蠻族，入寇羅馬，以其好勇之精神，發爲文化之努力，羣路濫縷，爲日華學，遂鑄爲民族強毅之精神，演爲今日歐洲之文明，而執世界之牛耳。今日之世界，固一弱肉強食之世界，非有強大之民族精神，健全之民族毅力，罔不輟亂靡靡，於此生存競爭之舞臺。而所謂強大之民族精神，健全之民族毅力，又必以強大與健全之民族體力爲其依附，而民族體力之強大與健全，則非有長時期民族之總修養不辦。民族之總修養云者，民族健康復興之預備也。有健康之民族，而後有健康之文化，健康之社會與健康之國家，而後乃始可以馳驟角逐於今日世界競爭之舞臺，嘗試論之，西人之觀念，以爲社會之存在，殆互相競爭之結果，殆以

▲本刊徵聘特約撰述!!!

本社因原聘特約撰述中現有二位遠適外省，并不能按期郵稿，茲特另行徵聘二位。辦法如次：

(甲)試稿——一次投寄時評一二篇，短在一千字左右，長在三千字左右，用非古典之文言不用白話體，且以歸納式爲尙(演繹文字嫌雷贅)；對策題較之論著尤重視；態度不激不隨。

(乙)特約——試稿登錄後，本社即先致函協商：(一)按每千字之現金酬數；(二)每星期可担任之字數；(三)每逢星期之日必須將稿送到(本埠者本社可派腳踏車夫往取)或郵到(因本刊每星期一即須送印刷局排稿)；(四)稿費每逢月底或至遲下月五號以前致送，或郵匯從不失信；(五)其他。雙方同意後即致送聘書，認爲本社社員。

家，爲之側目，而在中國，則此輩長者，縱不高臥牖下，抱幼孫而禮佛祖，充其量，亦不過在社會上，添幾個行尸走肉而已。中國民族之早衰，特

之國家，而後乃始可以馳驟角逐於今日世界競爭之舞臺，嘗試論之，西人之觀念，以爲社會之存在，殆互相競爭之結果，殆以

對抗力而維持；對抗力失調則弱者敗，敗則失其生存之資格。彼之民族視線既畸於競爭，故權力之觀念特濃，而倫理之觀念甚弱。唯其權力之觀念特濃，故重鬪爭，重進取；唯其倫理之觀念甚弱，故不惜損人以利己，推而言之，則苟有利於己，雖虛人之國，夷人之種，坦然爲之而有所不辭。瀛海大通，國際悲劇愈演愈烈，而西人恆處於優勝之地位，彼其原因，雖且萬端，民族力之磅礴，實爲其最大之成功。此土則否，國人思想所繫，大率以爲社會存在，乃各自相安之結果；個人之在社會，皆爲「自然」存在者，非擾亂社會，則決不失其存在之資格。以爲一切人類，皆天之所生，天賦之能而資之食，所謂「天生我才必有用」所謂「天無絕人之路」一言以蔽之，皆說明人類各得自然存在之意義而已。民族視線皆畸於「自然」，故重和平而薄鬪爭；主退讓而諱進取；故倫理之觀念特濃，而權利之觀念甚弱。海通以前，中國思想之權威，儒道二家，可爲代表，儒道精神雖各分途，而儒崇禮讓，道主和（光）同（塵），弭亂息爭，初無二致，於儒則

有孔氏之「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有若孟氏之「善戰者服上刑之言」，流風遺教，炳若日星。而道家老子，闡清淨無爲之義，意尤勤至。老氏之言曰：「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以道佐人者，不以兵強天下；「強梁者，不得其死」；「殺人之衆，以哀悲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折，強大處下，柔弱處上。」而莊周至並兀者王駘，叔山，申徒嘉之屬，亦以其游心於德之和，遂不索之於形骸之外。東西民族，觀念之殊，溝限若斯，一則聽天由命，始終不息；一則活潑進取，老而彌堅；一旦短兵相接，如之何其不逃避三舍者哉。語曰：「秀才遇着兵，有理講不清」，我中國之文明，秀才之文明也；而遠西之文明，則強盜之文明也；彼謳歌中國文明者，固自以爲秀才本身，遠逾於強盜矣，然秀才遇兵猶之不可，今則時迫勢蹙，必且圖與羣盜逞雄爭長，以自捍其生存，雖有懸河之口，曾何益於事功？

雖然，我之民族，我之國家，遂

終不可爲，不可救乎？曰，否。民族精神之健康，寓於民族體力之健康。必我民族致力於體力健康之總修養，發而爲民族健康精神之總表現；則民族斷可有爲，則國家斷可得救。而我之民族，固曾經數千年之奮鬪於驚濤駭浪之中，以至於今，初非早熟早衰，萎靡不振，一如今日。換言之，我之民族，固爲健康之民族，第譬之於人，精力過於瀰滿，時復流爲狹邪，斷傷墮落，用至於是云爾。而時至今日，吾人欲肩荷救國之大任，則唯有先行從事復興民族之健康。

我國以農立國，農民安土而重遷，自始即富有保疆守土之天性。前之所謂重和平而薄鬪爭，主退讓而諱進取者，殆亦在禮義名分範圍之內，活動之態度然耳。故安稱干戈，君子斥爲非禮；而春秋之世，異族屢處諸國之間，苟無來犯之事，大率任其生存。特兼弱攻昧，則以爲取亂侮亡之道耳。是則所謂重和平主退讓，蓋在禮義名分範圍以內之和平退讓；而所謂薄鬪爭諱進取，殆亦以越乎禮義名分範圍以內之鬪爭與進取，則薄之諱之耳。吾人觀乎春秋而後，秦漢兩代

，抵抗異族，武功之彪炳；唐代平夷之偉烈；宋室南渡，河北之忠軍相望；明社將屋，東南之義師剪起；斷頸折脛，前仆後繼，從容就義，視死如歸。此其犧牲，雖終無補於宋明之危亡，然實民族精力瀰滿之表現。他如五胡亂華，百有餘年，至唐而復；胡元入主，不及百年，至明而復；滿清篡漢，號稱最久，然亦不及三百年，而移祚民國。民族精力之表現，雖以歷代專制帝王之壓抑牢籠，未克暢遂無阻。然雖壓抑牢籠，終不能使我民族精力，銷沉墮落，至於無復能為，則歷史具在，靡可否認。是則今日我民族早熟早衰萎靡不振之象，雖予吾人以莫大之悲觀，然政府誠能扶植而利導之，正其本而培其元，使民族之體力，強大健全；使民族之精神，充實煥發；換言之，即復興民族之健康。

。民族之健康既復，則從而建設健康之文化，健康之社會，健康之國家，寢假而完成吾民族之世界使命，使世界民族俱相生相養於和平禮讓之中，殆如水到渠成，無適不可乎？

何氏，提倡國術之旨意安在，吾人雖不甚悉，第吾人終期於氏之能注

意其大者遠者，而併力以赴之。

(註一)說文儒柔也，鄭目錄云

## 李童情變小感

九月五日時事新報載童蘊珍女士，以誘迫墮胎諸罪，延請律師，控其情人李石岑教授於法院。石岑主國內大學哲學教授有年，主編民鐸雜誌亦卓然有聲。而所著「人生哲學」一書，洋洋數十萬言，尤為國內治斯學者有數之貢獻。十三年石岑為「我的生活態度的自白」一文，吳稚暉氏亟稱以「為真理求真理」，「為學問求學問」，而慨然於此種為學態度，為吾僑東方人所欠缺，即英美學者亦少此風。初不知石岑年來生活態度之韻，竟至於此，誠未知石岑爾後又將何以自白也。

石岑之人生觀，於其「人生哲學大要」演辭中（在前南京東南大學哲學研究會）可以見其大凡。石岑之言曰，余之人生觀為表現生命，而其方法則為無為。何謂表現生命？吾人之生，本然自然，如彼無盡藏之寶庫，而使之活潑滋長，生機暢達，則表現之功也。生機如果順勢發榮，不為外

儒之言優也柔也。

(九、十、燈下二時)

梗生

物所掩蔽，則吾人助之走入順境，厥名「助長」；否則，謀所以掣去掩蔽之道，而使之曲達旁通，厥名「利導」；合「助長」與「利導」，遂為表現生命之兩種方法。云何無為？無為者無所為而為，無所為而為即大有為。世間一切造作，如道德，宗教，政治，法律，其動機俱出發於預防未來，或希求未來，即有所為而造作。有所為而造作，則不免阻礙生命，遏抑生機，其極也遂一切努力皆不為己而為人，遂忘却其本來面目，遂於無形中喪失其真正之生命。故必取法無為而後生命乃始躍然而出。石岑又曰，吾人自朝徂暮，息息相續，無不在苦悶之中，苦悶積集既多，則潛在吾人意識之內，而演為「心的損害」。人生之意義，一言以蔽之，圖所以補償此種「心的損害」而已。補償云者，即大有為是矣。

右所引述，遠在石岑與童女士愛好以前，當然不為此事而發。然吾人

依據上論各點，持律石岑愛重之動機

### 一週大事日誌

九月四日(星期日)

錦州日軍又增，偽奉山路運兵甚忙。

于芷山部千餘反正，襲入瀋陽兵工廠，槍斃日軍官十二人，激戰後退入孤家子，與金千寒義軍聯合。

國際查調團李頓及美意各委同飛滬。德法兩委亦離平。

陳誠電告犯撫州共匪全部擊潰。李雲杰部即可克南豐。十九路軍已收復會昌城云。

日中央金庫法米穀法兩案，在兩院協議。

墨西哥總統魯璧沃辭職，由前陸軍部長羅特里克繼任。

柏林政界否認巴本利用銅盔團。

馬占山部四千人克復慶城，現向綏化進攻。瀋海路義軍再度克復營盤站。

扎蘭諾爾張香閣旅反正，懸青白旗，進攻黑垣。

日第三艦隊司令左近司乘出雲艦抵滬。

，則誠未免太忍。(未完)

記者

李頓顧維鈞等乘輪于治號赴歐。

徐源泉謁蔣報告洪湖殘匪，即可肅清。王均電告四日克復獨山鎮。張鈞電告范龍泉旅，已克復新集。

平政委會討論故宮盜賣金器案。于學忠宋哲元有詳函到京報告。

粵贛閩三省邊區剿匪司令何應欽氏，訂封銷匪區辦法九條，電令匪區及毗鄰省府遵照辦理。舉凡飲食日用各品一概禁止輸入。

日臨時議會行閉院式，負債整理案未能成立，實施匡救策難關亦多。

全法經濟團體，反對美法締商約。謂美代表無權討論變更稅則。

斯特萊薩東南歐國際會議，今日開幕。此會蓋據洛桑協定成立。

德總統與登堡，簽定緊急命令，實行巴本總理經濟與財政程序，私有保障通幣，擴張公共工程及其他安插失業計畫。

九月六日(星期一)

日閣議決定承認「滿洲國」之基礎事項。我外部已準備抗議。

撫順縣吏響應義軍謀洩，被日軍拘捕要員六人。韓逆雲階，就任黑龍江省長後，限各旅長九月內掃滅警衛區內義軍。

調查團秘書長哈斯騰報告副本赴京。

日齋藤首相，將謁西園寺公，報告臨時議會之經過，與滿洲國承認問題。

德總統與登堡將於九日回柏林，屆時國會之命運，可作最後之決定。

九月七日(星期二)

馬占山現在黑河，黑軍一部圍明分將下。通遼一帶義軍與蒙旗聯合，共二萬餘，編為遼北義勇軍一二兩路聯合軍，已佔門達，正包圍鄭家屯。在瀋義軍便衣隊向瀋城散傳單，稱准九一八前後大舉攻瀋。

李頓顧維鈞等抵港，顧於李宗仁宴後訪胡漢民及孫科。

俄調大兵密集中俄邊境，有飛機千架，唐克軍大炮多尊。

閩共匪竄犯浙邊江山已擊退。

日政友會昨日開領袖會議，研究政策，其內容分爲(一)米價安定政策(二)匯兌安定政策(三)負債整理對策

